

國故學討論集



國故學討論集

許嘯天輯

第四集 人的討論

宋明哲學的人格活動

甘蟄仙

(爲北京大學念五週年紀念作)

學有三種涵義：一曰覺，謂覺乎自己之所固有也；二曰效，謂先覺之所當爲也；三曰行，謂策勵其功行。人而抱此三義以自律，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反是，則雖咕嗶窮年，亦奚以爲？吾觀宋明諸哲之爲學，雖途轍各殊，要皆有符於此三義，而能自完其高潔純美之人格者也。是故不治宋明學則已，如果從事於此，須先立志完成自己之人格，以救世而善羣；更詳觀諸先哲之人格活動，以爲反省之資；夫然後居安資深，左右逢源，不媿爲自得之學。吾念此久矣。

每讀諸先哲之遺書，及宋明史之本傳，未嘗不歎其人格活動之軌途。大有遵循之必要也。及今有所論例，其微尙要不外此。

宋明諸哲之人格活動，自非絕無所效；而要必以自覺心爲出發點。其人格活動之範圍，爲家庭爲學校爲社會國家，抑其知識綫所及之世界；其廣狹雖不同；要其心力之樂於創造，善於適應，則各有其相當之評價也。其所治之對象，無論爲教育事業，社會事業，抑政治問題，要皆果凝慎信，精於決擇，力謀積極的建設，而能酌用消極的節制，由行爲論的眼光觀之，實皆深合乎人類活動之原理原則，而極可揭爲顯例者也。至其殫精著述，葆愛天然，推理直覺，交互爲用，莫非求完其人格所必循之軌轍，實亦不可忽也。茲就宋明諸哲之人格活動，析類言之如左方：

(1) 人格的家庭活動 吾人心力之發動，最好徵諸童幼。孩提之童，莫

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莫不知敬其兄。其愛也純乎情感，而爲理智之所本；其敬也發乎情感，而據理智以爲推；要皆良心之妙用也。既能愛其所愛，敬其所敬矣；其被愛敬者之施其同情以相待，亦準乎其量，而有加無已。故其人格活動之交互關係，常至密切，而受其影響亦最深。宋明諸哲之成德達材，往往於家庭生活植其基。如二程之受業周茂叔，卽奉乃父之命也；朱晦庵之稟學於劉屏山，劉草堂胡籍溪，亦遵其父之遺命也。歐陽永叔湛甘泉之得以成學，皆以得力於母教者爲多。而伊川之思想，受其兄明道之影響甚深，可見思想之進展，往往受範於家庭關係；而人格之陶養，亦往往食家庭生活之賜。特不能因此而輕視諸哲之自發力，故甘泉奉母，養志無違；伊川養父，細事必親，均爲理學界所樂道也。——家庭生活與人格活動之關係，其密切有如此者。

(2) 人格的學校活動 學校生活與人格活動之關係，其密切不亞於

家庭得眞師友相與講習，所獲往往較獨學時爲豐。宋明時代，私人講學之風頗盛；然遊太學而成就斐然可觀者，未嘗無人也。如陳君舉入太學，與張南軒呂伯恭友善，於文獻之學，主敬集義之功，所得滋多；而陳白沙再遊太學，名動京師；彼時祭酒以爲『眞儒復出』，而其實詣究亦相副；則其人格之美光，輝映於大學校方面者也。開茲先聲，當推伊川，伊川未入太學以前，已樹極健實之學問基礎；得胡定安之獎進，而所學益光大，是真可爲大學生界永久之槿範已。他如王龍溪錢緒山之倫，從遊王門，而襄敷教澤，治學服務，兼程並進，與伊川之任學職，其盡責任之精神，甯有不同耶？則人格活動與學校生活之關係，又於此數例而益徵信矣。

(3) 人格的社會活動 由社會學上言之，家庭學校莫非社會也；但以社會與學校或家庭對舉，則其意義更有進焉。卽其人格活動之關係人，不限

於父兄師友也。善處社會者，能使社會上一般人物，均爲自己之健全人格所感化。在北宋諸賢中，邵康節與司馬君實之純德，最爲社會上所慕稱。至恐爲二公知，而毋敢爲不善，其人格感化力極偉大；此其所以一出而兼善天下，卽處亦獨立千古歟？明道之整理社會生活關係，條段最佳。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孀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所失。行旅出於其塗者，皆有所養。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此種規畫，可爲後世法矣。南宋有陳同甫者，家僅中產，畸人寒士衣食之久，不衰；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其博愛互助之精神，復乎未易企及也。吾儕觀此，益可瞭然於人格活動與社會生活之實際的關係已。

(4) 人格的教育活動 教育事業，乃社會上之主要的事業也。前條所列社會事業，雖不必爲講學，不限於教育；而言乎教育事業，則必以講學爲前

提。前段所舉伊川龍溪緒山之倫，其在太學時代王門時代之生活，固廣義的講學生活也，而此節所舉，則更爲嚴格的求其具有大教育家之魄力，能轉移一世之風氣者，當以陽明爲最。陽明者，「致良知」主義的人生哲學家也；講學東南，門徒徧天下；無他焉，能作知行合一的全人格活動，以與天下共見故也。晚明顧涇陽高景逸之講學東林，鄒南皋馮少墟之創辦首善書院，亦皆當時社會的英物之業影。宋代提倡教育事業，最早最力者，首推范文正。在理學界，如周茂叔固夙乎尙已；明道溫純和粹，門人從之數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雖與伊川之接學者以嚴毅氣象各別，要其善於施教則一也。橫渠講易京師，得二程而欣然撤坐，見善如不及，謂非教育界之一良好模範乎？晦庵理伊川橫渠之遺緒而光大之，得力於伊川者尤深。其教人也，務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以居敬爲主。其進行之程序雖藉重於知識，其究極之目的，仍歸

宿於踐履。務出其一己之人格，以爲後進之表率；於人格之修飭，三致意焉。可謂窮理主義的人格教育家也。同時努力於教育事業者，有陸象山、張南軒、二子之教育觀，皆人格化的非功利主義的教育觀也。南軒服膺濂洛，其生平行誼，頗呈「新濂洛主義運動」之特彩；而於蜀學蘇東坡慷慨壯烈之人格，亦表相當的敬意。朱陸二子，交口推之，良非偶然。雖享年不永，然其教澤之暢敷於湖南者，不可泯也。象山嘗至白鹿洞講喻義之學，聽者至有泣下。晦庵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其感化力有超乎言教之上者矣！當象山之還鄉也，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耆老扶杖觀聽。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又可見直覺主義的人格教育之妙用矣。其教育之方法，雖與晦庵異趣，要其排斥卑下的物質生活，而務提高後學之人格，則一也。晦庵簞瓢屢空，處之晏如，諸生之

自遠而至者，豆飯藜羹，率與之共。以視橫渠之敝衣蔬食，與諸生講學，信乎後先一揆矣。晚明劉蕺山，修正派王學家也；布袍糲飯，講學弗輟，與少墟之講學終身，不以生計困窘而稍形停頓，何一非人格教育家精神活動之特徵耶？總之，宋明諸哲之辦教育事業，其最大之特色，在以身教，其或爲身教而身教，爲身教而言教，手段雖異，目的則一。此等教育家，其活動狀態，有兩種表現：消極的方面，在能屏除物蔽，『變化氣質』；積極的方面，在能實施心法，恢張雅道；此其人格之美光，所爲永照大宙也。——其在教育上既有然，在其他行爲上亦莫不有然；試證諸政治行動，亦可知已。

(5) 人格的政治活動 宋明諸哲，其主要目的，在從事教育。但對於政治事業，亦或認爲實施教育事業所應取之一種手段；而終不肯枉尺直尋。如范希文、司馬君實、王陽明諸子，政治活動之範圍頗大，仍復磊落光明；其學者

人格，徹始徹終無稍損也。張南軒朱晦庵陸象山楊慈湖，無時不講學，亦無人
不從政，平心論之。此皆有爲有守，競競以保持人格爲職志者也。顧吾儕所最
憬然有感者，尤在職業階級的人格活動。

(6) 人格的職業活動 人格活動見於職業階級或勞動界，而能發生
重大影響者，以明代諸哲爲最。如陳剩夫以賣油傭而知行並進，開講學之先
聲；王心齋以鹽丁而奮志拔俗，施教澤於社會。一時農夫如夏雲峯，樵子如朱
光信，窰匠如韓樂吾，均爭自淬勵，以增進羣道爲己任，人格活動之平民化，固
當以此爲正軌。人格教育之勞動化，亦宜以此爲盛觀也。他如朱子節一綱巾
匠耳，從學少墟，而苦節篤行，有以自立。張本德一釘戥秤之徒耳，而樂善慕義，
終身不倦，雖在號稱士大夫者，猶媿不之逮也。乃致王元章以牧羊癡子，見擯
家庭，而躬修允蹈，亦成名儒。然則做人之道，亦貴能自動的發展其品格耳。職

業崇卑，何足較也？如諸子者，雖地位較低，論其人格活動力之奮發向上，與司馬溫公、王陽明之倫，又何嘗不可作平等觀耶？輓近有誦言平民教育、勞動教育者，吾甚望其受取心齋剩夫諸先哲人格活動之精神，而專向切實一路發展也！

(7) 人格的著述活動 前列六項，皆人格活動之屬於實踐方面者也。躬行實踐，本爲學之重要涵義；必勵躬行，然後所覺不落空虛；必勵躬行，然後所效不爲義襲；則謂真理美情，均寓於善行之中焉可也。但宋明諸哲中，或尊德性，或道問學，要皆不廢著述。周濂溪、程明道、伊川、張橫渠、邵康節、朱晦庵、陸象山、王陽明、陳白沙、湛甘泉……諸家推闡真理之作品，泰半爲人格活動之縮影。而橫渠之精思疾書，晦庵之彰往集成，尤爲人格活動力之所集注。有志將著述事業與人格活動融成一片者，不可不詳察諸哲從事著述之人格活

動也。

(8) 人格的審美活動 美感的人格活動，與著述的人格活動，同爲本心之妙用。但著述活動，泰半以推理爲主；而美感活動，則純乎抒情。葆愛天然，卽發抒愛美的情感之適宜綫緣也。濂溪嘗云：『美則愛；』換言之，卽「爲美而愛」也。旣以蓮爲超人格之象徵矣，復有慨於『蓮之愛，同予者何人！』此葆愛優美的自然之表徵也。康節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而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此葆愛壯美的自然之表徵也。若陳白沙之浩歌長林，孤嘯絕島，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屏緣息慮，而悠然有所自得；此則以生命與宇宙融成一片爲職志，而做到人格的美化者也。心齋東崖，純任自然；其得力處殆與此同。故光明俊偉，王門罕其倫匹。有志養成眞美的人格者，益可觀感而興矣！

凡此八端，皆有交互關係；茲加分析，聊便申說而已。其活動之範圍，有大小遠近之殊致；其活動之歷程，有直截紆餘之異撰；要其出發點，均不外乎自覺心！美感者，自覺心之純粹的發動也；推理者，據自覺心以爲推者也。推理之最高作用，爲學說，爲著述；其見諸實行者，則教育職業社會政治及家庭間種種實踐生活，皆其特徵也。宋明諸哲之所以爲學者略如此；其所以爲人者亦在此。徵諸前修，惟先秦兩漢諸賢，足以並論；驗諸後起，則清代諸儒亦足多也。

孔顏曾孟之人格活動，復乎尙已。言乎著述生活，則荀子及漢儒董仲舒鄭康成之精心果力，其與宋儒程伊川朱晦庵，無難異中觀同也。言乎勞動階級之人格化，職業階級之人格化，則後漢郭有道之收朋勤誨，頗及農民；與王心齋之作平民鼓吹，似亦異代同符也。其處社會，先自整躬率物，卒也化及鄉曲；則後漢陳太邱王彥方之所爲，與宋賢程明道陸象山治事之精神，非不相

共通也。言乎慷慨大節，克顯其政治的人格之壯美，則後漢范滂、李固、朱穆、劉陶，與宋之范文正、司馬君實、蘇東坡、程伊川，未嘗不可比而觀之也。惟後漢環境，不逮北宋；故李固、孟博之倫，較希文、君實之遭際，尤爲不幸。明代大哲陽明先生，手定大難，乃亦憂讒畏譏，以終其身，信乎政治事業之難爲也。以漢宋明諸賢之志節，均相類似，惟講學之功，宋明特詳，故最稱知道。要其人格之美化，則一而已。

清初諸賢，承宋明之遺風，而更活用其民族精神，故人格之表現，益覺美渙。亭林、默、尚、朱學、夏、峯、梨洲二曲，則王學之後勁，而能酌采朱學之長者也。船山著述的風格，可媲美於橫渠、舜水、習齋，不規規於效法宋明；要其苦學力行，求完乎人之所以爲人，則固宋明學者之所當深許也。厥後漢學家出，寢以遷易；至曾文正時代而學風一變；至戊戌變法時代而學風又一變。吾儕所嘗遊之北

京大學，舊稱京師大學堂，成立之歲，實維戊戌。爾來二十有五年矣！

在此期代，國內學術界，始而請求時務，繼也昌言新民，而「爭回人格」之呼籲，竟擢帝制之惡醜，而促民氣之再伸，人格活動之關係爲何如哉？

猶憶前數月，第五個五四紀念，愚不自揆，輒推本歷史之精神，而有味於『唯美的人格主義』（拙稿，載五月晨報副刊中）亟欲促其圓滿實現，而覺藐焉之個我，有所未能也。今吾校二十五週年紀念日又屆矣，謹持區區夙昔之所自律者，以就正於先進諸君子；其諸憬然有契於宋明諸哲之人格活動，而各效先覺之所當爲，覺乎己心之所固有，以見諸行事，而示我廣居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日，蟄仙於北京。

孔孟的根本思想

范壽康譯

這篇文字是日本對華文化局所特派之交換教授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服部博士在上海商科大學及自治學院所講演的內容。服部教授對於我國哲學，有極深廣的研究，爲日本中國哲學界的權威。教授從前曾在我國京師大學堂掌教，又曾赴美國哈佛大學擔任交換講座，所主皆有聲望。這一回講演的原題，本叫做『仁義與個人主義家族主義國家主義及國際主義』，其筆記亦曾見於時事新報。惟壽康覺得筆記錯誤甚多，有失教授真意，固特草爲此文，而同時又嫌原題過長，乃妄行改成今題，但這一層是應請教授原諒的！

孟子批評孔子說孔子是「集大成」。這「集大成」的意思，就是說「孔子能夠把從前聖賢的種種學說來加以系統化。就英文論，所謂 Systematize 可說是與「集大成」三字相當的。然我們無論把何種學說來組成系統的時候，

總得自有一個根本的原理，Fundamental 孔子既將從前的學說來施以系統化。那末，孔子當然也有他的根本原理。他對他的門人曾子和子貢所說的「一以貫之」，就是就他的根本原理而言。但是孔子學說的根本究竟是什麼呢？這個孔子的根本原理，像曾子回答他的門人時所說的一樣，不外是一個「仁」字。而自來儒者之中明說孔子的根本原理是「仁」字的學者只有中國的劉敞及日本的伊藤仁齋物徂徠三人。

這個仁字究竟作什麼解？據我個人的意見，孔子所謂仁，一面是指天——宇宙尤其是人類的主宰者——之德，他類是人類所具有的本性，孔子既以爲仁是我們人類所具有的天性。那末，把仁來實現這件事，就是我們完成自我之道，也就是我們事天之道。儒家所謂「修己」就是指此。更進一層，我們果能把仁實現完成自我人格的時候，那末，不但所已完成的人格自能感動